

经也。热毒熏灼神经，则见痉挛抽搐，是即所谓肝风动阳。羚羊角能凉和神经，使之舒静，故用之得法合量，可以治大承气所不能治之证。他药如石决钩钩蝎尾蜈蚣，皆可以为佐。

曹颖甫曰：恽铁樵治王鹿萍子脑膜炎，用羚羊角犀角奏效，此王鹿萍子亲为予言之。证以佐景所言，益复可信。足见治危急之证，原有经方所不备，而借力于后贤之发明者，故治病贵具通识也。

【按】本案高热神昏，大承气汤一下而愈。但是，如按语所说，亦有不愈者。故曹颖甫承认经方有所不备，而借力于后贤之发明。表明其尊重事实，不排斥时方。章次公是曹颖甫的高足，有更深入的看法，说：“以下利证，是热结旁流，一服仲景之大小承气，便能起死回生，此亦近世经方家之僻见，其所持之理由，是为神昏谵语及阳明府证，下之即愈。予以为下法用于饮食自家中毒，实有必要。用于斑疹伤寒或流行性感胃，及原因不明之发热证，其人大便秘结，或不致债事，然独不能用于肠热病之有神经症状者。若不明此理，误用硝黄，且重其量，可以促成肠出血之危险。古代诊断肠热病之方法，不能如现代之精确，故有此等臆说。”

祝味菊对此有过论述。他说：伤寒之昏聩，“神经因毒素刺激而起之紧张，服犀羚固可收一时之功”，“其次伤寒之因高热而致昏聩者，亦由刺激反射而来，如火内燃，如烟上熏，俗所谓热昏是也，设法低减其亢热，则其昏聩自平。因其无异物窃据，故可寒凉镇摄而衰也。苟其人体气虚弱，频服寒凉，阳气式微，反应不彰，始为谵语，末为郑声，乍见躁妄，遂成昏聩”可温壮而愈。所以当区别对待。

29. 发狂

毛家弄鸿兴里门人沈石顽之妹 年未二十

体颇羸弱，一日出外市场，骤受惊吓，归即发狂，逢人乱殴，力大无穷。石顽亦被击伤腰部，因不能起。数日后，乃邀余诊。病已七八日矣，狂仍如故。石顽扶伤出见。问之，方知病者经事二月未